

【原乡切片】

瓦那湖野

□李伯喜

去瓦那湖，我有两条路线，一条从尚兰谷开始，辗转到大湖腹地，另一条穿越树林深处的小径直接去湖上大坝。

进入大湖腹地，远远看见水中挺拔的高粱，红红的高粱穗在秋日的晨风中微微荡漾，如同湖上的波浪在涌动。成群的麻雀，在高粱穗上飞来飞去。新生的雀儿身材显得单薄，羽毛也不是很丰满，但它们却欢快地鸣叫着。台风过境，湖水淹没夏玉米地，玉米也站在水中，一排排。远处十余亩地的春玉米没有受到湖水威胁，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。

沿着田野深处的小路，往湖畔走去，湖水的气息一下子弥漫过来。太阳在云层中游弋，云儿在天空中漫步。远处的瓦那山，朦朦胧胧。

胧胧，偶有阳光照过，山却很清晰，好像有溪水从山上流过。我从湖畔走过，惊起几只白鹭，其中一只沿着湖水迅速飞起，另一只也起飞。湖有了生机，我孤独忧伤的心也愉悦起来。

湖心屿有一排平房，被湖水包围。我来的时候，大湖正在泄洪。湖水流向西面的瓦那河，波浪滚滚，向下游流去。拦河坝上，已经形成了小瀑布，哗哗的声音，响彻绿野。

去年初秋时节，我游走湖野。湖心屿的平房周围是玉米地，高粱地旁边，还有一片谷子地。谷子地的上空，用网子罩着，网是密网，缝隙很小。谷穗已经饱满，压弯了枝头。我庆幸着，还有人种下谷子。当我从湖的边缘回来时，突然听到一阵鸟撕裂的鸣叫声。我发现了一只鸟，被网网住了，正在

叽叽地叫着。我费了很大的劲，才把它从网里弄出来，还怕伤害了它，或者拉伤它的翅膀，我刚要放飞它，被它锋利的喙啄了一下，甚是疼痛。忽的一声，它挣脱了我的手，猛地飞了出去。

我没看清这只鸟。这疼痛，也许是鸟对我，不，是对人类的报复，也许这里面含有仇恨的意味。本来我是去救它，也是要放了它的，它却咬了我。我继续往谷子地深处走，发现网上挂着五六只鸟，已经干枯了。我的心疼了一下，这些农人也是残忍的，只为了自己多收一点谷子。我走近看，有白头翁、乌鸫、麻雀。

前几日也是一个早晨，路过一处小森林，那里的杨树大概有上万棵之多。越走越深，我就被鸟儿的大合唱所震撼，真可以说百鸟齐鸣。先是喜鹊，嘎嘎嘎地



飞过它的鸟巢，往树的顶端飞去。不一会儿，又盘旋过来。我听到婉转的歌声，悠扬、妩媚，我知道那是鸟鸫。它隐藏在树叶之间，你看不见它，只能听到它的歌声。我居住的小区，在瓦那河的南岸，每天凌晨，鸟鸫蹲在一棵梧桐树的顶端，模仿着很多鸟的声音。在密林深处，我发现一棵干枯的树上有五个洞，空空的。我用手机给树洞拍照，以为是啄木鸟留下的成果。我曾经在湖畔的另一个树林，听到过“咔咔”的声音，显着空明。一只白头翁，个头小，也展现着自己的歌喉。密林边缘处，天空好像明亮起来。有一大片菜园子摆在那里，很是诗意。一只不大的伯劳，站在一架黄瓜架上，用喙不停地在啄着自己的羽毛，它也不出声。漫步秋日的湖野，是那么满目苍翠，心生喜悦。大地上的原野充满了诗意和盎然，也快到了收获的季节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九龙山路的秋

□张伟超

黄海横亘亿年的波涛，依旧在不懈地拍打着岸边古老的礁石，当由北向南缓缓弥漫的海雾，轻抚过这座仍旧寂静的城市时，我在昏暗的车库点亮一束光，开启与九龙山路秋季的相约。

黄岛九龙山，虽不像崂山那般声名显赫，却有着最为直观的山海相依之景，驱车穿行于九龙山的环岛路上，便可见碧海波涛，时而近在咫尺，伴于左右；时而遥落脚下，供人俯瞰；时而又与人彻底地融为一体，共享那份自古以来的壮阔与宁静。

我喜欢在周六的清晨，驾车出行。此时，这座由钢筋混凝土塑成的城市，展现出它温顺而宁静的一面。清脆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替代了平日里人声的嘈杂，猫咪也在这份宁静中自由漫步，享受难得的安详。

天色渐明，道路两旁密密匝匝排列的梧桐终于挣脱雾气，在秋风的轻抚下，时而紧密相依，时而独自摇曳。黄绿相交的树叶在彼此的遮掩下，竟在我的眼中融合为一片盎然的绿意，恍惚间又回到了那充满生机的春季。

穿过漓江东路，继而驶入东

环岛路，待车辆缓缓右转，周边景色随之变换，松树、石榴与冬青紧密地交织，像是一道翠绿的屏障，引领我沿山路蜿蜒向上。不久，随着驶入九龙山路，浩瀚无垠的黄海便在眼前骤然呈现。

车辆此时已行至山腰处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葛藤茂密，绿色的叶丛中点缀着点点红花，它们轻柔地遮掩着海面，仿佛将黄海温柔地托起。满盈盈的浅蓝色海面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如微荡的轻纱，覆盖着黄海未曾示人的优美弧线。在那海天相接的尽头，伸展出慵懒的缱绻。

我不是最早抵达的游客，前方已有一群年轻人的身影，他们的身体尚未被生活中的烦忧所牵绊，展现着一种率真的自在。待我经过他们，恰巧看到男孩正扭头向女孩诉说着什么，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庞啊！在期待、担忧；梦想、现实之间，故作沉稳地焦急等待着。旁边是黄海闪烁出的迷人粼粼波光，那亘古以来便回响不息的波涛，在两者清明的眼眸交汇的刹那，演奏出夏的炙热乐章。

习惯了城市中风风火火的生活方式，此刻面对30公里的限速，我非但没有感到憋闷，反而

涌出一股久违的惬意。我究竟多久没有如此悠闲地欣赏身边风景了？城市洪流裹挟下的我，或许早已在川流不息中，疲惫地忘记了疲惫。

那向外延伸的礁石，在潮涨潮落中悠然呼吸，风轻轻卷走它呼吸间升腾起的薄雾，覆盖在九龙山上，像是在这初秋时节，贴心为沉睡的山峦披上一层洁白绒毯。当微咸的海风混杂着清新且湿润的气息，越过车窗撞入我的怀中，我知道，这便是九龙山路的秋给予我的拥抱。

终究还是到了离别的时候，我虽贪恋于九龙山路如诗般的美景，但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召唤，不得不重新融入那喧嚣的城市生活。

在快节奏的都市洪流中，许多人习惯在车库的静谧中寻得片刻喘息，才能敢于触摸那如冬日般冰冷的城市。但是，人生的旅途时而热闹，时而冷清，归根结底，仍是专属于自己的孤旅。即使灵魂近乎枯寂，也可以在大自然的慈爱中得到滋养，不如就让九龙山路春的盎然、夏的炙热、秋的拥抱，消弭灵魂中的寒冬，让孤单的灵魂不再孤独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)

感知大洼

□种卫民

在蒙山，群山里的沟壑之地称为大洼，是全国最优的写生基地。山峰与溪流纵横，松柏与竹林相守，山体裸露的那些白色峭壁，如同东方人性格写照：耿直、善良与真诚。

目的地是红彤彤的山乡人家，石屋、山洼、高岭，斜径。人为的层层梯田，潺潺漫漫的小溪，大大方方，淳朴厚重。

一叶知秋，多叶方知深秋颜色正浓。走近一座不知名的山峦，脚下有条小路。可随此路上山？友人说，从陡坡、沙石、荆棘间往上攀岩徒步，才能走出自己的一条

捷径来。坡上那朵小花，不知朝谁开的？始终含着微笑！把身边的板栗、山楂、柿子树都给熏染了，还不时地垂下累累果实。

山与石，洼地与沙砾，日出与薄暮，山里人家总能踏出许多脚印来。这里并不寂寞，一位老农挥动着忙碌的身影，收获红扑扑的山芋，并且铺满了一地。对岸一群白羊、黑羊跑过小桥，“咩咩”几声，另有几只怔怔地瞭望着遥远的河谷。越走，大洼的回荡声越激昂。一队队学生往各自的景点奔走写生，仨仨俩俩的，或立或坐或描绘着自己的图景。

我俯下身子缓缓地淌进溪流中，敬重地捞起带纹路的石榴石，

扛在肩上。宋朝大书法家米芾，官至涟水之地，看到瘦、漏、透、皱的奇石，便欣然跪拜，我是深信不疑的。后来，有诗联赞叹米芾的精神世界：“爱画有情常拜石，学书无日不临池。”有感于即使自己的年龄稍大，也要心存志趣，与美石朝夕相处。

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走不完的路，走不出的山。景区饭店刘老板的一席话，我听得入耳：“如果开车转一圈沂蒙山区得一天时间。山里有棵几百年的栗子树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只有深入此山中，才能感知苍生。”

(本文作者为微山县退休职工)

生态之洲

□周洪华

沿着黄河一路向东，垦利杨庙·黄河里风景如画，天宁寺生态林场树木蔽日，万亩葵园葵花向阳而生，民丰湖碧波荡漾，植物园百花盛开，城区绿植丰茂，田野郁郁葱葱，湿地星罗棋布，河道水系纵横，尽显绿色之姿，生态之貌。

这里有古代传说中的“息壤”，岁岁年年，一刻不停地“生长”着土地。方氏《通雅》：“息壤，坌土也。”晋·郭璞《山海经注》：

“息壤者，言土自长息无限，故可以塞洪水也。”黄河流经这里，用“息壤”驱赶海水，向大海索要土地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一厘一寸、一尺一丈，慢慢地淤积形成了以垦利为顶点的黄河三角洲。

近代黄河三角洲，是1855年黄河



从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流路，形成的以垦利宁海村为顶点、西起套尔河口、南抵支脉沟口的扇面型土地；而现代黄河三角洲，则是1934年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形成的以垦利渔洼村为顶点、西起挑河、南到宋春荣沟、向东呈撒开的扇状地形。一百六十九年前，站在垦利宁海遥望前方，大海浩瀚，波涛汹涌，水雾茫茫。黄河从黄土高原挟裹着“息壤”滚滚而来，劈波斩浪，一往无前。河水碰撞着海水，“息壤”在海底扎根，向海面生长，不断创造着中国最年轻的土地。今天，滚滚黄河依然每年在这里携沙造陆两万亩左右，使垦利成为全国“生长”土地最快的地方。

黄河的水，大海的风，适宜的暖温带气候，塑造了黄河口地区四季鲜明的节气，打造了我国暖温带最年轻、最典型、最完整的

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“中转站”和越冬繁殖地。漫步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，蓝天上白云朵朵，大地上草木葱茏。步入其中，春风里，犹如置身绿色的海洋，叶芽嫩绿，生机勃勃；夏雨中，柽柳傲然挺立，兀自花开，芬芳馥郁；秋高气爽的季节，翅碱蓬红毡铺地，蒲公英随风飞舞；冬日里，湖冰透亮，芦花飞雪，万亩芦苇荡呈现浩荡之姿。

清新的风吹拂着黄河口，万羽翩翩留恋着黄河口，翅碱蓬用红毯装扮着黄河口，在这片草木逶迤、百鸟翔集、风景如画的地方，生态文化拔节生长，人与自然和合共生，河海碰撞孕育出了绿色经典和生态传奇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任职于东营市垦利区纪委监委)